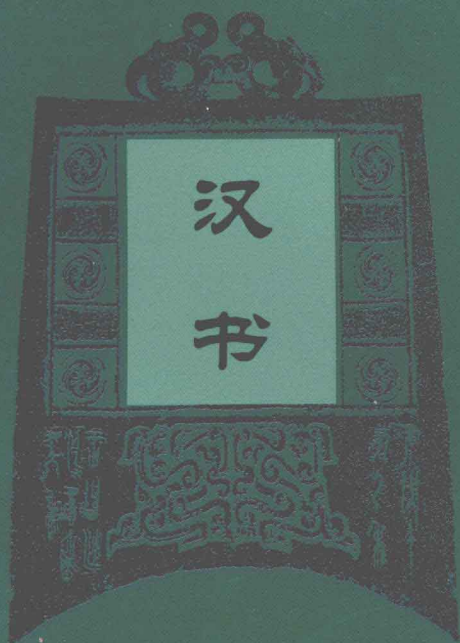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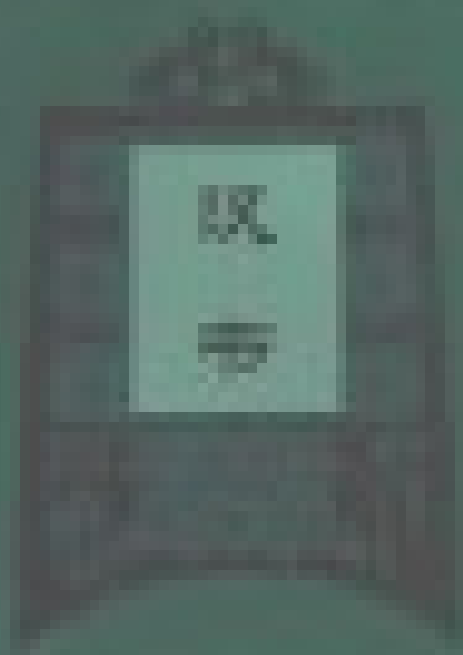
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九二——卷一〇〇下

【汉】班 固 撰

【唐】颜师古 注

宋 超 等 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汉书卷九二 列传第六二

游 侠

朱家 楚田仲 剧孟 王孟 郭解
 萬章 楼护 陈遵 原涉

古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，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无覬覦。^①孔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”^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，以修所职，失职有诛，侵官有罚。夫然，故上下相顺，而庶事理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覬，幸也。覦，欲也。幸得其所欲也。覬，音冀。覦，音逾，又音谕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。谓权不移于下也。”

周室既微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桓文之后，大夫世权，陪臣执命。^①陵夷至于战国，合从连衡，力政争强。^②繇是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，楚有春申，^③皆藉王公之势，竞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^④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，以周穷交魏齐之厄；^⑤信陵无忌窃符矫命，戮将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；^⑥皆以取重诸侯，显名天下。扼腕而游谈者，以四豪为称首。^⑦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矣。

①师古曰：“齐桓、晋文，周之二霸也。陪，重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力政者，弃背礼义专任威力也。从，音子容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繇，读与由同。侏陵君魏无忌，平原君赵胜，孟尝君田文，春申君黄歇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谓孟尝君用鸡鸣而得亡出关，因狗盗而取狐白裘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魏齐，虞卿之交也，将为范雎所杀，卿救之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秦兵围赵，赵相平原君告急于无忌，元忌因如姬以窃兵符，矫魏信侯命代晋鄙为将，而令朱亥锤杀晋鄙，遂率兵救赵，秦兵以却，而赵得全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扼，捉持也。拑，古手腕字也。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。扼，音厄。”

乃到汉兴，禁网疏阔，未之匡改也。①是故代相陈稀从车千乘，而吴濞、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。外戚大臣魏其、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，布衣游侠剧孟、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。众庶荣其名迹，覬而慕之。虽其陷于刑辟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季路、仇牧，死而不悔。②故曾子曰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”③非明王在上，视之以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！④

①师古曰：“匡，正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季路，孔子弟子也，姓仲名由，卫人也。卫有蒯聩之乱，季路闻之，故入赴难，遇孟厘石乞以戈击之，断缨。季路曰：‘君子死，冠不免。’结缨而死。仇牧，宋大夫也。宋万杀闵公，仇牧闻之，趋而至，手剑而叱之。万臂击仇牧，碎首，齿著于门闾。言游侠之徒自许节操，同于季路、仇牧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《论语》载曾子之言也。解在《刑法志》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视，读曰示。繇，读曰由。”

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；①而六国，五伯之罪人也。夫四豪者，又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细，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。观其温良泛爱，振穷周急，谦退不伐，亦皆有绝异之姿。惜乎不入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杀身亡宗，非不幸也！

①师古曰：“伯，读曰霸。下皆类此。”

自魏其、武安、淮南之后，天子切齿，卫、霍改节。然郡国豪桀处处各有，京师亲戚冠盖相望，亦古今常道，莫足言者。唯成帝时，外

家王氏宾客为盛，而楼护为帅。及王莽时，诸公之间，陈遵为雄；闾里之侠，原涉为魁。^①

①师古曰：“魁者，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。故言根本者皆云魁。”

朱家，鲁人，高祖同时也。鲁人皆以儒教，而朱家用侠闻。所存活豪士以百数，其余庸人不可胜言。然终不伐其能，饮其德，^①诸所尝施，唯恐见之。振人不赡，先从贫贱始。家亡余财，衣不兼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过犗牛。^②专趋人之急，甚于己私。^③既阴脱季布之厄，及布尊贵，终身不见。自关以东，莫不延颈愿交。楚田仲以侠闻，父事朱家，自以为行弗及也。田仲死后，有剧孟。

①孟康曰：“有德于人，而不自美也。”师古曰：“饮，没也，谓不称显。”

②晋灼曰：“犗，犗犗也，犗牛，小牛也。”师古曰：“犗，重挽也，音工豆反。晋说是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趋，读曰趣。趣，向也。”

剧孟者，洛阳人也。周人以商贾为资，剧孟以侠显。吴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乘传东，^①将至河南，得剧孟，喜曰：“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已。”^②天下骚动，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。剧孟行大类朱家，而好博，多少年之戏。然孟母死，自远方送丧盖千乘。及孟死，家无十金之财。而符离王孟，亦以侠称江淮之间。^③是时，济南瞿氏、陈周肤亦以豪闻。^④景帝闻之，使使尽诛此属。其后，代诸白、梁韩毋辟、阳翟薛况、陕寒孺，纷纷复出焉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乘传车而东，出为大将也。传，音张恋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已，语终辞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符离，沛郡之县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瞿，音闲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代郡白姓非一家也。故称诸焉。梁国人姓韩，名毋辟。阳翟属颍川。陕即今陕州陕县也。薛况、寒孺，皆人姓名也。辟，读曰避。”

郭解，河内轵人也，^①温善相人许负外孙也。解父任侠，孝文时

诛死。解为人静悍，^②不饮酒。少时阴贼，感慨^③不快意，所杀甚众。以躯藉友报仇，^④臧命作奸剽攻，^⑤休及铸钱掘冢，^⑥不可胜数。适有天幸，窘急，常得脱，若遇赦。

①师古曰：“軹，音只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性沉静而勇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阴贼者，阴怀贼害之意也。感慨者，感意气而立节概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藉，古藉字也。藉，谓借助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臧命，臧亡命之人也。剽，劫也。攻，谓穿窬而盗也。剽，音匹妙反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不报仇剽攻，则铸钱发冢也。”

及解年长，更折节为俭，以德报怨，厚施而薄望。然其自喜为侠益甚。^①既已振人之命，不矜其功，^②其阴贼著于心本，发于睚眦如牧云。^③而少年慕其行，亦辄为报仇，不使知也。

①师古曰：“自好喜为此名也。喜，音许吏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振，谓举救也。矜，夸恃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著，音直略反。心本，犹言本心也。睚，音崖。眦，音渍。睚眦，又音五懈、士懈反。解具在《杜钦传》。”

解姊子负解之势，^①与人饮，使之酹，非其任强灌之。^②人怒，刺杀解姊子，去亡。解姊怒曰：“以翁伯时人杀吾子，贼不得！”^③弃其尸道旁，弗葬，欲以辱解。解使人微知贼处。^④贼窘自归，^⑤具以实告解。解曰：“公杀之当，吾儿不直。”遂去其贼，^⑥罪其姊子，收而葬之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解之义，^⑦益附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负，持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尽爵曰酹。其人不饮，而使尽爵，乃强灌之，故怨怒也。酹，音子笑反。强，音其两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翁伯，解字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微，伺问之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窘，困急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除去其罪也。去，音丘吕反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多犹重。”

解出，人皆避，有一人独箕踞视之。解问其姓名，客欲杀之。解

曰：“居邑屋不见敬，是吾德不修也，^①彼何罪！”乃阴请尉史曰：“是人吾所重，至践更时脱之。”^②每至直更，数过，吏弗求。^③怪之，问其故，解使脱之。箕踞者乃肉袒谢罪。少年闻之，愈益慕解之行。

①师古曰：“邑屋，犹今人言村舍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践更，为践更之卒也。脱，免也。更，音工衡反。脱，音它活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直，当也，次当为更也。数，音所角反。”

洛阳人有相仇者，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，终不听。^①客乃见解。解夜见仇家，仇家曲听。^②解谓仇家：“吾闻洛阳诸公在间，多不听。今子幸而听解，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！”乃夜去，不使人知，曰：“且毋庸，待我去，令洛阳豪居间乃听。”^③

①师古曰：“居中间为道地和辑之，而不见许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屈曲从其言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庸，用也。且无用休，待洛阳豪更言之乃从其言也。”

解为人短小，恭俭，出未尝有骑，^①不敢乘车入其县庭。^②之旁郡国，为人请求事，事可出，出之；^③不可者，各令厌其意，^④然后乃敢尝酒食。诸公以此严重之，争为用。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豪夜半过门，常十余车，请得解客舍养之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不以骑自随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所属之县也。”

③如淳曰：“事可为免出者，出之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厌，满也，一贖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舍，止也。言解多减亡命，喜事少年与解同志者，知亡命者多归解，故夜将车来迎取其人居止而养之。”

及徙豪茂陵也，解贫，不中訾。^①吏恐，不敢不徙。卫将军为言：“郭解家贫，不中徙”。上曰：“解布衣，权至使将军，此其家不贫！”^②解徙，诸公送者出千余万。轺人杨季主子为县掾，鬲之，^③解兄子断杨掾头。解入关，关中贤豪知与不知，闻声争交欢。^④邑人又杀杨季主，季主家上书，万人又杀阙下。^⑤上闻，乃下吏捕解。解亡，置其母家室夏阳，身至临晋。临晋籍少翁素不知解，因出关。^⑥籍少翁已出解，解传太原，所过辄告主人处。吏逐迹至籍少翁，少翁自杀，口绝。

③师古曰：“章从京兆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更不以章自随也。”

与中书令石显相善，亦得显权力，门车常接轂。至成帝初，石显坐专权擅势免官，归故郡。显赀巨万，当去，留床席器物数百万直，欲以与章，章不受。宾客或问其故，章叹曰：“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，^①石君家破，不能有以安也，^②而受其财物，此为石氏之祸，万氏反当以为福邪！”诸公以是服而称之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为石显所哀怜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言力不能救。”

河平中，王尊为京兆尹，捕击豪侠，杀章及箭张回、^①酒市赵君都、贾子光，^②皆长安名豪，报仇怨养刺客者也。

①服虔曰：“作箭者，姓张名回。”

②服虔曰：“酒市中人也。”

楼护字君卿，齐人。父世医也，护少随父为医长安，出入贵戚家。护诵医经、本草、方术数十万言，长者咸受重之。共谓曰：“以君卿之材，何不宦学乎？”繇是辞其父，学经传，^①为京兆吏数年，甚得名誉。

①师古曰：“繇，读与由同。”

是时，王氏方盛，宾客满门，五侯争名，其客各有所厚，不得左右，^①唯护尽入其门，咸得其欢心。结士大夫，无所不倾，其交长者，尤见亲而敬，众以是服。为人短小精辩，论议常依名节，听之者皆竦。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，长安号曰“谷子云笔扎，楼君卿唇舌”，言其见信用也。母死，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，闾里歌之曰：“五侯治丧，楼君卿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不相经过也。”

久之，平阿侯举护方正，^①为谏大夫，使郡国。护假贷，^②多持币帛，过齐，上书求上先人冢，因会宗族故人，各以亲疏与束帛，一日散百金之费。使还，奏事称意，擢为天水太守。数岁免，家长安中。

时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，罢朝，欲候护，其主簿谏：“将军至尊，不宜入闾巷。”商不听，遂往至护家。家狭小，官属立车下，久住移时，天欲雨，主簿谓西曹诸掾曰：“不肯强谏，反雨立闾巷！”商还，或白主簿语，商恨，以它职事去主簿，终身废锢。

①师古曰：“王谭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官以物假贷贫人，令护监之。贷，音吐戴反。”

后护复以荐为广汉太守。元始中，王莽为安汉公，专政，莽长子宇与妻兄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，欲惧莽，令归政。发觉，莽大怒，杀宇，而吕宽亡。宽父素与护相知，宽至广汉过护，不以事实语也。到数日，名捕宽诏书至，①护执宽。莽大喜，征护入为前辉光②封息乡侯，列于九卿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举姓名而捕之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莽分三辅置前辉光、后丞烈，以护为之。辉，音晖。”

莽居摄，槐里大贼赵朋、霍鸿等群起，延入前辉光界，护坐免为庶人。其居位，爵禄赂遗所得亦缘手尽。既退居里巷，时五侯皆已死，年老失势，宾客益衰。至王莽篡位，以旧恩召见护，封为楼旧里附城。①而成都侯商子邑为大司空，贵重，商故人皆敬事邑，唯护自安如旧节，邑亦父事之，不敢有阙。时请召宾客，邑居樽下，称“贱子上寿”。②坐者百数，皆离席伏，护独东乡正坐，③字谓邑曰：“公子贵如何！”④

①师古曰：“莽为此爵名，效古之附庸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言以父礼事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乡，读曰向。”

④苏林曰：“邑字公子也。”

初，护有故人吕公，无子，归护。护身与吕公、妻与姬同食。及护家居，妻子颇厌吕公。护闻之，流涕责其妻子曰：“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，义所当奉。”遂养吕公终身。护卒，子嗣其爵。

陈遵字孟公，杜陵人也。祖父遂，字长子，宣帝微时与有故，相随博弈，①数负进。②及宣帝即位，用遂，稍迁至太原太守，乃赐遂

时成都侯商为大司马卫将军，罢朝，欲候护，其主簿谏：“将军至尊，不宜入闾巷。”商不听，遂往至护家。家狭小，官属立车下，久住移时，天欲雨，主簿谓西曹诸掾曰：“不肯强谏，反雨立闾巷！”商还，或白主簿语，商恨，以它职事去主簿，终身废锢。

①师古曰：“王谭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官以物假贷贫人，令护监之。贷，音吐戴反。”

后护复以荐为广汉太守。元始中，王莽为安汉公，专政，莽长子宇与妻兄吕宽谋以血涂莽第门，欲惧莽，令归政。发觉，莽大怒，杀宇，而吕宽亡。宽父素与护相知，宽至广汉过护，不以事实语也。到数日，名捕宽诏书至，①护执宽。莽大喜，征护入为前辉光②封息乡侯，列于九卿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举姓名而捕之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莽分三辅置前辉光、后丞烈，以护为之。辉，音晖。”

莽居摄，槐里大贼赵朋、霍鸿等群起，延入前辉光界，护坐免为庶人。其居位，爵禄赂遗所得亦缘手尽。既退居里巷，时五侯皆已死，年老失势，宾客益衰。至王莽篡位，以旧恩召见护，封为楼旧里附城。①而成都侯商子邑为大司空，贵重，商故人皆敬事邑，唯护自安如旧节，邑亦父事之，不敢有阙。时请召宾客，邑居樽下，称“贱子上寿”。②坐者百数，皆离席伏，护独东乡正坐，③字谓邑曰：“公子贵如何！”④

①师古曰：“莽为此爵名，效古之附庸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言以父礼事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乡，读曰向。”

④苏林曰：“邑字公子也。”

初，护有故人吕公，无子，归护。护身与吕公、妻与姬同食。及护家居，妻子颇厌吕公。护闻之，流涕责其妻子曰：“吕公以故旧穷老托身于我，义所当奉。”遂养吕公终身。护卒，子嗣其爵。

陈遵字孟公，杜陵人也。祖父遂，字长子，宣帝微时有与故，相随博弈，①数负进。②及宣帝即位，用遂，稍迁至太原太守，乃赐遂

玺书曰：“制诏太原太守：官尊禄厚，可以偿博进矣。妻君宁时在旁，知状。”③遂于是辞谢，因曰：“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。”其见厚如此。元帝时，征遂为京兆尹，至廷尉。

①师古曰：“博，六博。弈，围棋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进者，会礼之财也，谓博所赌也，解在《高纪》。一说，进，胜也，帝博而胜，故遂有所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史皇孙名进，而此诏不讳之，盖史家追书，故有其字耳。君宁，遂妻名也。云妻知负博之状者，著旧恩之深也。”

遵少与张竦伯松俱为京兆史。竦博学通达，以廉俭自守，而遵放纵不拘，操行虽异，然相亲友，哀帝之末俱著名字，为后进冠。①并入公府，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，不上鲜明，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，门外车骑交错。又日出醉归，②曹事数废。西曹以故事適之，③侍曹辄诣寺舍白遵曰：“陈卿今日以某事適。”遵曰：“满百乃相闻。”故事，有百適者斥，满百，西曹白请斥。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，又重遵，④谓西曹：“此人大度士，奈何以小文责之？”乃举遵能治三辅剧县，补郁夷令。⑤久之，与扶风相失，⑥自免去。

①如淳曰：“为后进人士之冠首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言每日必出饮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案旧法令而罚之也。適，读曰谪。此下皆同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优礼贤士，而尤敬重遵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右扶风之县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意不相得也。”

槐里大贼赵朋、霍鸿等起，遵为校尉，击朋、鸿有功，封嘉威侯。居长安中，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。牧守当之官，及郡国豪桀至京师者，莫不相因到遵门。

遵嗜酒，①每大饮，宾客满堂，辄关门，取客车辖投井中，虽有急，终不得去。②尝有部刺史奏事，过遵，值其方饮，刺史大穷，候遵沾醉时，突入见遵母，③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，母乃令从后阁出去。④遵大率常醉，然事亦不废。

①师古曰：“嗜，读曰嗜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既关闭门，又投车辖也。而说者便欲改辖字为馆，云门之馆簷，妄穿凿耳，馆自主人所执，何烦投井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沾，湿言其大醉也。沾，音竹占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以其前门关闭，故从后阁出之也。”

长八尺余，长头大鼻，容貌甚伟。略涉传记，贍于文辞。性善书，与人尺牍，主皆臧去以为荣。^①请求不敢逆，所到，衣冠怀之，唯恐在后。^②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，每至人门，曰陈孟公，坐中莫不震动，既至而非，因号其人曰陈惊坐云。

①师古曰：“去亦臧也，音丘吕反，又音举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怀，来也，谓招来而礼之。”

王莽素奇遵材，在位多称誉者，繇是起为河南太守。^①既至官，当遣从史西，召善书吏十人于前，治私书谢京师故人。遵冯几，^②口占书吏，且省官事，^③书数百封，亲疏各有意，河南大惊。数月免。

①师古曰：“繇，读与由同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冯，读曰凭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占，隐度也。口隐其辞以授吏也。占，音之贍反。”

初，遵为河南太守，而弟级为荆州牧，当之官，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。后司直陈崇闻之，劾奏“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历位，遵爵列侯，备郡守，级州牧奉使，皆以举直察枉宣扬圣化为职，不正身自慎。始遵初除，乘藩车入闾巷，^①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，遵起舞跳梁，顿仆坐上，暮因留宿，为侍婢扶卧。尊知饮酒饫宴有节，^②礼不入寡妇之门，而湛酒溷肴，^③男女之别，轻辱爵位，羞污印绶，^④恶不可忍闻。臣请皆免。”遵既免，归长安，宾客愈盛，饮食自若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藩车，车之有屏蔽者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宴食曰饫。饫，音于庶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湛，读曰沉，又音耽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此被谓印之组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言自如其故。”

太守，封淑德侯。后俱免官，以列侯归长安。竦居贫，无宾客，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，论道经书而已。^①而遵昼夜呼号，^②车骑满门，酒肉相属。^③

①师古曰：“质，正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呼，音火故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属，连续也。属，音之欲反。”

先是，黄门郎杨雄作《酒箴》以讽谏成帝，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，譬之于物，曰：“子犹瓶矣。观瓶之居，居井之眉，^①处高临深，动常近危。酒醪不入口，臧水满怀，不得左右，牵于纆徽。一旦罍碍，为瓮所轳，^②身提黄泉，骨肉为泥。^③自用如此，不如鸱夷。^④鸱夷滑稽，腹如大壶，^⑤尽日盛酒，人复借酤。^⑥常为国器，托于属车。^⑦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。繇是言之，酒何过乎！”^⑧遵大喜之，^⑨常谓张竦：“吾与尔犹是矣。足下讽诵经书，苦身自约，^⑩不敢差跌，^⑪而我放意自恣，浮湛俗间，^⑫官爵功名，不减于子，而差独乐，顾不优邪！”^⑬竦曰：“人各有性，长短自裁。子欲为我亦不能，吾而效子亦败矣。虽然，学我者易持，效子者难将，吾常道也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眉，井边地，若人目上之有眉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纆徽，井索也。玄，县也。瓮，井以砖为甃者也。轳，击也。言瓶忽县碍不得下，而为井瓮所击，则破碎也。玄，音上绢反。瓮，音丁浪反。轳，音雷。诸家之说，或以玄为瓮或音卫，又以瓮为甃，皆失之。甃，音侧救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提，掷也，掷入黄泉之中也。提，音徒计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鸱夷，韦囊以盛酒，即今鸱夷滕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滑稽，圆转纵舍无穷之状。滑，音骨。稽，音鸡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尽犹竟日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天子属车，常载酒食，故有鸱夷也。属，音之欲反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繇，读与由同。其下类此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喜，好爱也，音许吏反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约，犹束也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跌，音徒结反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湛，读曰沉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顾，念也。”

及王莽败，二人俱客于池阳，①竦为贼兵所杀。②更始至长安，大臣荐遵为大司马护军，与归德侯刘飒俱使匈奴。③单于欲胁诎遵，遵陈利害，为言曲直，单于大奇之，遣还。会更始败，遵留朔方，为贼所败，时醉见杀。

①师古曰：“左冯翊之县也。”

②李奇曰：“竦知有贼当去，会反支日，不去，因为贼所杀。桓谭以为通人之蔽也。”

③邓展曰：“飒，音立。”

原涉字巨先，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。①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。天下殷富，大郡二千石死官，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，妻子通共受之，以定产业。时又少行三年丧者。及涉父死，让还南阳赠送，行丧冢庐三年，由是显名京师。礼毕，扶风谒请为议曹，②衣冠慕之辐辏。为大司徒史丹举能治剧，为谷口令，③时年二十余。谷口闾其名，不言而治。

①师古曰：“阳翟，颍川之县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礼毕，行丧终服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左冯翊之县，今之云阳谷口是其处也。”

先是，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，涉居谷口半岁所，自劾去官，欲报仇。谷口豪桀为杀秦氏，亡命岁余，逢赦出。郡国诸豪及长安、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。①涉遂倾身与相待，人无贤不肖闾门，②在所闻里尽满客。或讥涉曰：“子本吏二千石之世，结发自修，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，正复仇取仇，犹不失仁义，何故遂自放纵，为轻侠之徒乎？”涉应曰：“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？始自约敕之时，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，③不幸壹为盗贼所污，遂行淫失，④知其非礼，然不能自还。吾犹此矣！”⑤

①师古曰：“五陵，谓长陵、安陵、阳陵、茂陵、平陵也。班固《西都赋》曰‘南望杜、霸，北眺五陵’，是知霸陵、杜陵非此五陵之数也。而说者以为高

祖以下至茂陵为五陵，失其本意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阌字与填同，音大千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伯姬，鲁宣公女，嫁于宋恭公。恭公卒，伯姬寡居，至景公时，伯姬之宫夜火，左右曰：‘夫人少避火。’伯姬曰：‘妇人之义，保傅不具，夜不下堂。’遂逮于火而死。陈孝妇者，其夫当行，戒属孝妇曰：‘幸有老母，吾若不来，汝善养吾母。’孝妇曰：‘诺’。夫果死，孝妇养姑愈固。其父母将取嫁之，孝妇固欲自杀，父母惧而不取，遂使养姑。淮阳太守以闻，朝廷高其义，赐黄金四十斤，复之终身，号曰孝妇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失，读曰洸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还，读曰旋，谓反归故操。”

涉自以为前让南阳赠送，身得其名，而令先人坟墓俭约，非孝也。乃大治起冢舍，周阁重门。初，武帝时，京兆尹曹氏葬茂陵，民谓其道为京兆阌。涉慕之，乃买地开道，立表署曰南阳阌，人不肯从，谓之原氏阌。费用叩富人长者，^①然身衣服车马才具，妻子内困。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。人尝置酒请涉，涉入里门，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。^②涉即往候，叩门。家哭，涉因入吊，问以丧事。家无所有，涉曰：“但洁埽除沐浴，待涉。”还至主人，对宾客叹息曰：“人亲卧地不收，涉何心乡此！”^③愿彻去酒食。”宾客争问所当得，涉乃侧席而坐，^④削牍为疏，^⑤具记衣被棺木，下至饭含之物，分付诸客。^⑥诸客奔走市买，至日昃皆会。^⑦涉亲阅视已，谓主人：“愿受赐矣。”既共饮食，涉独不饱，乃载棺物，从宾客往至丧家，为棺敛劳徠毕葬。^⑧其周急待人如此。后人有毁涉者曰“奸人之雄也”，丧家子即时刺杀言者。

①师古曰：“叩，音牛向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在此里之中宅上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乡，读曰向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礼，有忧者侧席而坐。今涉恤人之丧，故侧席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牍，木简也。疏，音所虑反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饭，音扶晚反。含，音胡紺反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昃，音徒结反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劳徕，谓慰勉宾客也。棺，音工唤反。斂，音力贖反。劳，音郎到反。徕，音郎代反。”

宾客多犯法，罪过数上闻。王莽数收系欲杀，辄复赦出之。涉惧，求为卿府掾史，欲以避客。文母太后丧时，守复土校尉。^①已为中郎，后免官。涉欲上冢，不欲会宾客，密独与故人期会。涉单车敲上茂陵，^②投暮，入其里宅，因自匿不见人。遣奴至市买肉，奴乘涉气，与屠争言，斫伤屠者，亡。是时，茂陵守令尹公^③新视事，涉未谒也，闻之大怒。知涉名豪，欲以示众厉俗，遣两吏胁守涉。至日中，奴不出，吏欲便杀涉去。涉迫窘不知所为。会涉所与期上冢者车数十乘到，皆诸豪也，共说尹公。尹公不听，诸豪则曰：“原巨先奴犯法不得，使肉袒自缚，箭贯耳，诣廷门谢罪，于君威亦足矣。”尹公许之。涉如言谢，复服遣去。^④

①苏林曰：“文母太后，元后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阪，与驱同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守茂陵令，未真为之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令涉如故著衣服也。复，音扶目反。”

初，涉与新丰富人祁大伯为友，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，时为县门下掾，说尹公曰：“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，一旦真令至，君复单车归为府吏，涉刺客如云，杀人皆不知主名，可为寒心。涉治冢舍，奢僭逾制，罪恶暴著，主上知之。今为君计，莫若堕坏涉冢舍，条奏其旧恶，^①君必得真令。如此，涉亦不敢怨矣。”尹公如其计，莽果以为真令。涉繇此怨王游公，选宾客，遣长子初从车二十乘劫王游公家。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，诸客见之皆拜，传曰：“无惊祁夫人。”遂杀游公父及子，断两头去。^②

①师古曰：“堕，毁也，音火规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杀游公及其父。”

涉性略似郭解，外温仁谦逊，而内隐^①好杀。睚眦于尘中，独死者甚多。王莽末，东方兵起，诸王子弟多荐涉能得士死，可用。莽乃召见，责以罪恶，赦赏，^②拜镇戎大尹（天水太守）。涉至官无几，长安败，^③郡县诸假号起兵攻杀二千石长吏以应汉。诸假号素闻涉